

话剧

在假日里

魏 巍 作



72 清天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話 劇
在 假 日 里
風 揚 作

山 东 人 民 出 版 社
一 九 五 八 年 • 濟 南

F4248

0406

2

在 假 日 里

翦 揚 作

*

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（济南经9路胜利大街）

山东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01号

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山东分店发行

*

書号：2006

开本 787×1092 1/32 · 印张 1 3/16 · 字数 25 千

1958年5月第1版 1958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,100

統一書号：T10099·544

定 价：（7）0.13元

內 容 提 要

在假日里，女医生楊起芳正准备去車站給未婚夫送行，忽然所里来了急症病人。主治医生周常有以“老經驗”的保守观点診錯病情，致使病人危急。楊起芳診斷为“脾破裂”，并再三提出运用“动脉輸血”方法挽救，但遭到周常有的拒絕。最后，在新所長的支持下，楊起芳运用了“动脉輸血”的先进疗法，使病人轉危为安。

剧本歌頌了楊起芳的先进思想和負責态度，也批判了周常有的保守落后思想。

人物：

楊起芳——年輕的女醫生，二十三歲。

周常有——內科主治醫生，綽號“老經驗”，約四十歲。

羅 晴——新到職的女所長，近三十歲。

小 陳——女護士，十六歲。

羅 林——青年軍官，二十三歲。

時間：夏天，星期日的早晨。

地點：×海軍醫院的分所。

景：一間整潔的辦公室。正面是一扇大窗戶，挂着淺色窗幔。窗下有一張大辦公桌，上面放着座鐘、辦公文具和一排書籍——其中還插着一張羅林的半身照片。桌子左邊是白色的文件櫃。房間右面有個寫字台，上放電話機、花瓶和暖水瓶等物。房間左面放着沙發和茶几。左後方有一道門，從門帘上隱約可看出“醫生辦公室”的反字樣。右前方又有一道通向另一房間的門，白色的門帘上用紅字標着“急診室”。牆上挂着衛生標語和備用的工作服、听診器；靠牆角處，還有個竹籃，里面裝滿了周常有苦心搜羅的、破舊器材、藥瓶子、辦公用品等東西。

窗子外面：花園里鮮花盛開。

遠處：金色的山巒。天氣是迷人的。

幕啟：楊起芳穿着一身新做的服裝，抱着一包準備送人的禮物，哼着曲子，快步從左門進來。把東西放在桌上，正想用彩帶給兩條發辮扎上蝴蝶結，又停下來，打開抽屜，拿出她寫好的建議書，走到右門口。

楊起芳：（向里喊）周醫生，周醫生！（沒人應，看看那個

裝滿廢品的竹簍)又忙去啦!

小 陈: (在远处)楊医生, 楊医生……

楊起芳: (向窗外)小陈, 我在这里! (又連忙躲在椅子旁边。)

[小陈身穿白色裙式工作服, 連說帶笑的跑进来。

小 陈: (边走边說)楊医生, 你还没出去呀, 今天是星期日……。 (发现了楊惊喜地)哟! 楊医生, 你这一打扮哪, 就更漂亮啦! (走过去用手指点着)瞧: 这身新衣裳, 这双新皮鞋, 这两条大辮子, 特别是呀, 这——

楊起芳: (早忍不住笑起来)算了吧, 你这个小“百灵鳥”!

小 陈: (撇嘴)看你, 又叫我“百灵鳥”啦!

楊起芳: “百灵鳥”还不好嗎? 能說会道的! 好! 我还叫你——“小陈”! 好吧?

小 陈: (又高兴起来)說真的, 罗林要是看到你就更高兴啦! (停顿)哎呀, 辮子上再扎两个大蝴蝶結就更美啦! (看见了桌上的两根彩帶)啊, 在这呐! 来, 我給你扎上。

[楊起芳坐下, 小陈在背后給她扎結。

小 陈: 楊医生, 今天休假, 你們倆打算怎么去玩?

楊起芳: 我想和他一起游泳去。你知道, 我从小就喜欢游泳, 罗林也喜欢——

小 陈: (紧接着)当然囉! 你喜欢的嗎, 他一定“也喜欢”啦! ……不然, 你們能这样对脾气嗎?

楊起芳: 你这調皮鬼! (想轉过身去, 又扯疼了头发)哎哟……。

小 陈: 怎么! 疼嗎? 好啦, 扎好啦!

〔看見了桌上的東西。

小 陈：哎，这是罗林的照片，看——多精神！（楊把照片悄悄的搶过来，她又翻着別的東西。）噢，这是送他的礼物，什么东西？

楊起芳：你呀，真囉嗦！

小 陈：反正我猜得着。（思索着）毛綫衣？不，现在是夏天哪！花被面？不，我頂讨厌这些东西，要是我呀，就买它一支好鋼笔。

楊起芳：（取笑）那你准备送給誰哪？

小 陈：（害臊）看你，我要生气啦……到底是什么东西呀？

楊起芳：一套运动衣，一双球鞋。因为——

小 陈：啊，因为——他最喜欢运动，对吧！哎，这还真有一支鋼笔，“英雄牌”的，还刻着字哪！（慢慢地念）“贈給罗林同志”——楊医生，你对他真好！馬上就送給他嗎？

〔罗林穿着嶄新的海軍軍官制服，剛走到窗子外面，就停下來。

楊起芳：不，这是剛买回来，罗林还不知道呢！他不是快要調走了嗎，等他走的时候，并且，已經上火車啦，我再送給他。你說哪？

小 陈：（拍手）那就更有意义啦！（頓）哎，罗林他还來嗎？

罗 林：（在窗外緊接着）当然要來囉！

〔罗林从左門進來，楊起芳忙把礼物藏在一边。

罗 林：（故作正經）可以進來嗎？女医生同志！

楊起芳：（也故作正經）你已經進來啦？中尉同志！为什么

“医生”上面一定要加个“女”字呢？

罗 林：（立正）是！不加“女”字。医生同志！

楊起芳：（忍不住笑了）我們好象是在演話劇……。

罗 林：（也笑了）而且，演得很不高明……。

〔三人齐笑。这时隔壁周常有在喊“小陈”！〕

小 陈：哎！（向楊、林笑笑）我——早該走啦……（从右門跑下）

罗 林：（認真地）起芳——

楊起芳：看你热成什么样子啦！快擦擦汗吧。

罗 林：（擦汗）起芳，我就要調走啦，現在我們先到院部，等我办理一下手續，再一起去玩。

楊起芳：可是我还有点事要办呢！

罗 林：来不及啦，剛才院長叫我馬上回去，你明天办不行嗎？

楊起芳：明天？那何必呢！反正我一会就赶到，你先回去办理手續吧！我只耽誤一小会！

罗 林：（有点失望）可是，你一定要快点去，今天讓我們好好的玩它一天；再一起照个相，把相片給我姐姐寄去一張，她看到你一定很高兴！

楊起芳：你姐姐她在哪？

罗 林：三个月以前还在北京，現在不知道啦。她做了十多年的医务工作了。

楊起芳：她很好吧，叫什么名字，是什么样子？

罗 林：哎呀，我的好同志，你問得真詳細呀！（急切地）先別談这些，反正我一会儿会告訴你的。你說：你能在一个鐘头以內赶到院部嗎？

楊起芳：只要四十分鐘。現在就把我提的“建議”整理好，給

周医生看一下，如果他同意了，还要给新所长看呢！

罗林：怎么，你们的新所长要来啦？

杨起芳：听说还是个女同志哩！

罗林：真的？

杨起芳：嗯！我想她一定是个好所长。（回忆着）你知道

吗：从前我就遇到一个女医生，她真好！那时我刚参军，

当护士；她教育我，培养我入了团，又提议送我到军医

大学去学习，后来就一直没看到她，五年多啦，我真想

念她——

罗林：她叫什么名字，是什么样子？

杨起芳：（逗趣地学着他刚才的回答）哎呀！我的好同志，

你问得真详细呀！（二人齐笑，杨看看手表）哎，罗林，

你该走啦！

罗林：好吧！（动动身子）起芳，我就要调走啦……。

杨起芳：你刚才说过啦……。

罗林：今天让我们好好的玩它一天……。

杨起芳：（微笑、点头）

罗林：我们……。

杨起芳：唉，罗林——我知道啦！

罗林：那末，你能按时去吗？如果你不去，我会生气的。

杨起芳：我绝不让你生气。

罗林：那好，（和她握手）四十分鐘以后再见——我的女

医生！（走两步又转回来）你不是说，要送我礼物吗？

杨起芳：（拿起礼物晃一下，俏皮地）等你上车的时候我一定给你！

〔罗林从左门急下。杨起芳拿着建议书正想去找周常有，小陈从右门上。〕

小 陈：哈哈……罗林走啦，你怎么没走？

楊起芳：我找周医生有点事，他在哪里？

小 陈：刚给一个病人看了病。

楊起芳：又来个病人吗？是什么病？

小 陈：不知道。我只知道他叫郭永全。

楊起芳：周医生怎么说？

小 陈：他说（学着周的声调）：“没问题，没问题！这样的病我只要两付药，管保好起来！”——哼，他真是“老经验”！

楊起芳：总是“没问题，没问题”，要出了问题，就麻烦啦！

小 陈：（起劲的学着周的动作）是呀，咱们的“老经验”，一天到晚老是“没问题，没问题”；别人动不动他就说：“我说你不够稳，你就是不够稳！”他——

楊起芳：（止住陈）小陈！以后不能再喊周医生“老经验”了，开玩笑也不行，要尊重他；他是个老医生，我们都应该向他学习呀！

小 陈：（连连点头）是，是！我坚决不喊啦！

楊起芳：我问你：前天他很生我的气吗？

小 陈：你是说“老经验”——不，周医生吗？后来好些。说什么“年轻人吗，都喜欢提建议呀！小杨很能干，我不和她生气！”

楊起芳：周医生待我是好哇，真把我当成女儿看待。我也希望能和他处得好哇！……他工作一天忙到晚，有病也不休息——

小 陈：（忙走过来）是呀，自从他代理所长以后，所里受到几次表扬，他可高兴啦！昨天给那个患盲肠炎的病人做剖腹手术，很危险，真把他吓坏了，正好院里的医生在

这里，要不真得出事故。

楊起芳：我就是为这事找他呀！

小 陈：你說，我們可以做这样的手虎嗎？

楊起芳：我們可以做，但要采用新的急救方法。所以我要向周医生建議，以后急救病人时用“动脉輸血”——

小 陈：（叫起来）你还提“动脉輸血”呀！前天才为这个顶了嘴。

楊起芳：可是經過昨天的事，我又把这个建議写出来，再把
我装好的动脉輸血器给他看看——

小 陈：我看他还不会同意。

楊起芳：（发愁的坐下）是呀！……我刚出学校門不几天，他当医生有十几年了，我多希望他能帮助我、支持我呀！

小 陈：那你的建議就先別提吧！

楊起芳：不行。这是为了病人哪！（沉思、自語）你想，如果能用新方法使病人早些好起来，該多好啊！（頓）我是太年輕，沒經驗，但这就更應該向前看，向前跑！（站起身）对，我还要向他提出来！

小 陈：就怕他又要发脾气。

楊起芳：不会的，前天可能是我太心急啦，今天我要和和气气的給他講，他会接受的！（轉念）哎！我想起来啦！（从抽屜里拿出一大瓶药）你看，这是我給周医生买的紅色补丸，他貧血，吃这药最合适！

小 陈：你去給他唄！

楊起芳：（想）他正不高兴我，現在給他准又說“我这老骨头，不需要！”对啦，不如悄悄的放在他的橱子里，过兩天叫他找东西的时候自己找到，問到我就說給他領来的。（把药放进橱里）我就找他去，他在哪？

小 陈：今天是他值班，说不定在哪里！他整天不闲着，总爱东跑跑、西串串；不是收拾病房，就是去整理手朮室。

（抱起那个竹篮子）你看，他又抹了这么多破东西！

〔周常有从右門上；他穿着海軍軍官制服，臂上挂着工作服；手里又拿着他好心搜罗的破旧器材、药瓶子……。看見小陈在动他的竹篮，就徑直的走过去。〕

周常有：又乱拉！又乱拉！（把东西放进篮子）这些东西都是国家的财产！

楊起芳：周医生……

周常有：（才看見她）喏，小楊，你这一打扮就更象我那个大女儿囉！特别是这一双眼睛，不过你的个性可比她强呵！哈哈！（一面穿着工作服。）

楊起芳：周医生你身体不好，又忙什么去啦？

周常有：整理一下手朮室。我这个病要是来回忙着点还好些；叫我老悶在屋子里，我可受不了！（向陈）小陈，你是值班护士，怎么不到病房去看看？

小 陈：我的事全办完啦！（点着手指头）体温量过啦，开水打好啦，地也扫光啦……

周常有：很好！做我們这工作，只要勤跑着点就行！

楊起芳：（正想向周提出她的建議，又低声地向陈）小陈，你再到病房去一趟，看看剛来的那个病人——

周常有：对，去看他吃过药沒有，过十来分鐘我也去看一看。

小 陈：（半开玩笑地）是，上尉同志！（从右門下）

楊起芳：（十分和藹地）周医生，我有个事想和你商量。

周常有：（收拾着桌上的东西）沒問題，沒問題！准又是提建議，对吧？哈哈！是因为昨天手朮的事嗎？我也有个建議！

楊起芳：你也有个建議？

周常有：怎么，光許你們提建議呀？你等一等，讓我把东西整理好再談。（忙碌地整理着，好象屋里所有的东西都放得不合他的心意）你看，乱的！小陈我說她多少次：屋里的东西要放整齐，要按規定！看：这墨水瓶子也不盖上；这書也不摆好！

楊起芳：（拿起一本書）這本書真好，我前天那个建議，这書上也有——

周常有：（不在意）書是好書，可就是沒工夫看哪！（又打开抽屜翻着）你看，我的“工作日記”不知拉哪去了！呃……。

楊起芳：那不是嗎？

周常有：不，我找第十二号！

楊起芳：你的“工作日記”也真多，还編上号呐！

周常有：（兴致勃勃）是呀，那里面还有抗日战争时候記的呐！（頓）找着啦！（一面說着，一面記着）“第一、又来病人一名；第二、新所長就要到职”……来得好，我只能当个主治医生，这个代理所長我真干不了，整天把腿跑酸，把头发急白！現在总算不錯了，有点头緒啦！可不容易呀……。

楊起芳：（想把話引过来）是呀！咱們所里什么都挺好，就是有一点須要改进，所以我想向你提个建議——

周常有：（打断）不錯！比方我刚才去看了看寢室，有的被子叠成長的，不叠成方的，不按規定；第五病房的玻璃又打破一块；还有，手朮室里也很乱，我正想去找外科医生談談！（說着就想去找）

楊起芳：（連忙地）外科孟医生出診，到三〇支队去啦，你

不知道？

周常有：噢，我差点給忘啦！赶快記上：（又記他的“工作日記”）“第三，外科医生出診……”

楊起芳：周医生，前天我不是向你提个建議嗎？

周常有：怎么？你很生我的气吧！

楊起芳：不，我从来不会生气的，我正想和你談談这个问题——

周常有：（兴奋地）这很好哇！只要我們的意見一致了就好办啦！你工作做得很好，又鑽研技术，这我常夸奖你呀！

楊起芳：（害怕错过机会）不，周医生，我正想好好的和你談談！（于是坐下来，想轉个弯把話引到正題上）我想，是这样……周医生，我觉得我的工作做得并不好，比方說，一听到病人哼一声，我簡直有点怕，好象有什么对不起他們似的……我想如果能用新的治疗方法使病人少一些痛苦，少躺几天多好啊！所以前天我就提个建議——

周常有：不客气的說，最重要的一点，你还是缺乏实际的臨床經驗，常言道：“藥房十年成神仙”，小楊，这經驗可不容易得来呀！（兴奋地）不錯，我和药瓶子打了十五年的交道，虽然落了个外号“老經驗”，好吧，占个“老”字就算不錯啦——

楊起芳：（不时的看表，有些躁）不，周医生，我說的是“动脉輸血”的建議。

周常有：就說你那个“动脉輸血”的建議吧，它很好，可就是因为我們沒有經驗呐！（走近楊劝解地）小楊做工作不能光凭理想、新鮮……我常这样想：只有工作中不出事

故，不犯錯誤的人，才算是真正的好干部！

楊起芳：我的建議正是为了避免事故啊！例如昨天……

周常有：昨天……昨天可真把我急坏了，要不是碰巧院里的医生在这，就真糟了！

楊起芳：（急切地）可是以后会有很多这样的病人，不能光指望院里的医生来呀！

周常有：对，我也这样想啊！我已經有了彻底解决的办法。

你看，我给院首长写了个报告——（忙到橱子里找他的报告）

〔小陈拿着一張“病人住院証”从右門上。〕

小 陈：周医生，郭永全服过药了，十分鐘已經到啦！

周常有：我就去。（把报告找出来）小楊，你先看看可以作些补充。（把报告交给楊）我认为，昨天手术不顺利的关键問題，是我們根本做不了这样的剖腹手术；按规定我們也可以不做；所以我建議：以后凡是这样的手术，一律送到院部去做！（說罢想往右門走）

楊起芳：（极大的失望）啊，你的建議就是这个呀！

周常有：是呀，所以刚才我整理手术室的时候，把用不着的手术用具都鎖在箱子里了。

楊起芳：那怎么行，我們要用呢？

周常有：（一面走着）用得差不多了。（从右門下）

楊起芳：（自言自語）原来是这么回事！（看看那个报告）

“……由于本所技术水平低，以后类似手术，都送院部进行……。”（生气地把报告擱在一边）这和我建議正相反！这里离院部几十里路，路又高低不平，拖着病人往那送怎么行啊！

小 陈：怎么，周医生不同意嗎？

楊起芳：別提啦！他想叫手朮室關門呢！（看到陳拿的表）

你拿的什麼？

小 陳：（把表交給楊）郭永全的“住院証”。

楊起芳：（讀着）“郭永全——三八支隊——腹疼……”（思考）三八支隊離這很遠，要是光腹疼還能送這治療嗎？

〔周常有從右門上，徑直地走向辦公桌。〕

周常有：小陳，拿“處方箋”來！

〔小陳遞給他一本“處方箋”。〕

楊起芳：周醫生——

周常有：（才發現似的）噢，小楊你還沒走？快去吧，聽說羅林在等着你哪！

楊起芳：周醫生——

周常有：（沒聽清楚，一面開處方）不必請假啦，今天是星期日。

楊起芳：不，我是問病人好些嗎？

周常有：（仍沒聽清楚）沒問題，沒問題——啊，你問的是誰呀？

楊起芳：新來的病人郭永全哪！

周常有：噢，沒什麼。肚子疼嘛，這樣的病算不了什麼。

楊起芳：我想，要是光腹疼还用送這裡來治嗎？

周常有：哈哈！照這麼說，我們還能光治盲腸炎嗎？（頓）

小陳，來拿處方。這付藥一吃准見效。我是內科醫生，下藥就應該十拿九准才行。

楊起芳：“十拿九准”？就這一下不准了也會犧牲人命啊！應該是“萬拿萬准”。

周常有：（掃興地）對，對，“萬拿萬准”！想不到你看問題挺尖銳呀！

楊起芳：周医生，你看过郭永全的“病历表”嗎？确定是一般的腹疼嗎？

周常有：“病历表”？这我倒沒詳細看，这还会錯嗎？他說他飯后打了場球，回来喝点涼水就肚子疼，这还不是一般的腹疼嗎？（把处方交給陈，陈正想下。）

楊起芳：我想还是看看“病历表”吧！

周常有：也好。你的意見我一向很重視。小陈，把郭永全的“病历表”拿給楊医生看看。

〔小陈答应一声从右門下。〕

楊起芳：（拿起建議書，謹慎地走到周面前）周医生——

周常有：（以为是他的报告）噢，那个报告你看完啦？

楊起芳：我是說那个“动脉輸血”的建議，就是前天我們爭論的那个問題——

周常有：啊，是这呀，没什么。我的涵养性是都知道的呀。

怎么，你也想放棄那个建議了吧，那就算你沒提得啦。

楊起芳：不，我想——

周常有：你想道歉？不必啦，我不生气——

楊起芳：（干脆地）不对！我还要提那个建議！（頓）我又把它写出来了，你看——

周常有：（感到突然，但又鎮靜地）是这呀！前天我已經对你說過：“动脉輸血”这是个新方法，可——

楊起芳：（满怀希望地）是呀，这是刚从苏联介绍过来的新方法，为了挽救病人的死亡，在緊急情况下从动脉輸血进行急救。

周常有：你这并不是彻底解决的办法，你不是看了我的报告嗎？如果院長同意了我的建議，以后根本不做这样的手术，哪还用得着“动脉輸血”呢？！